

经典通识讲稿

甘阳 主编

普罗米修斯之罪

刘小枫 著



经典通识讲稿

甘阳 主编

普罗米修斯之罪

刘小枫 著

Copyright © 2012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普罗米修斯之罪 / 刘小枫著. —北京: 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8
(经典通识讲稿)
ISBN 978-7-108-04016-9

I. ①普… II. ①刘… III. ①戏剧文学—文学研究—古
希腊 IV. ①I545.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7061 号

责任编辑 李学军

装帧设计 张红 朱丽娜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6.75

字 数 109 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33.00 元

慢下来，静下来

“经典通识讲稿”总序

甘 阳

中国文化论坛在 2005 年于北京香山饭店召开的首届论坛曾以“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为主题，对我国大学本科教育的现状以及开展通识教育的可行性作了广泛的讨论。那次会上许多学者专家初步达成的共识认为，我国大学的本科教育应该大力推动通识教育的发展，而通识教育的开展则应该首先着重建设“核心课程”，特别是“中外经典文本研读”核心课程。在此共识基础上，中国文化论坛委托我从 2007 年暑期开始先后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汕头大学等合作开办了每年一次的“全国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讲习班的具体方式为每次请若干资深教师细读讲

解若干经典文本，每天上午授课3课时，下午授课3课时，学员除必须参加上午和下午的课程外，还要求参加至少两次小班讨论（晚上）。目前这个纯粹公益性的讲习班已经连续举办了五年，每次接受来自全国各高校的正式学员二百人，加上旁听的人数常达四百人以上，对于传播推广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实践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这套丛书以讲习班部分教师的讲稿为基础，同时接受其他优秀的通识讲稿，目的即在让更多读书人分享通识教育的成果。我愿借此机会感谢这些热心通识教育事业的教师，感谢为历届讲习班提供教学场地和行政后勤支持的大学领导和同事，更要感谢参加历届讲习班的数以千计的学员。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发展有赖于大学领导、大学教师和本科生、研究生的理解与支持，幸运的是，现在这样的支持者正越来越多。

需要说明，中外经典文本细读当然不是通识教育的全部，而只是通识教育的一个部分或一个方面。我们之所以特别注重这个方面，说到底还是希望重新树立认真读书的风气。经典阅读的第一个要求是：**Slow down!**（“慢下来”！）而不是快餐式阅读。我相信，当今教育的最大敌人就是弥漫整个社会以至大学校园的浮躁之气和急功近利心态，而通识教育就其植根于古典自由教育理念

而言，首先必须提倡慢下来，静下来，克服现代人的浮躁气和功利心。许多历史悠久的欧美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之所以今天仍然要求必修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并不是旨在把所有学生培养成古典学家，而是希望通过学习这些并无实用性的古典语言让学生慢下来，静下来，从而成为能自由思考的自由人。

我想对所有的大学生说：大学四年，慌什么？毛什么？急什么？慢下来，静下来，开开心心读点书！

2012年六一儿童节

目 录

讲 稿

- 3 普罗米修斯之罪
- 6 失踪的肃剧诗人与普罗米修斯
- 14 前台戏 [行 1—125]
- 31 进场歌 [行 128—195]
- 36 第一戏段：戏谑 [行 193—396]
- 52 第二戏段：阴谋 [行 436—525]
- 62 第三戏段：复仇 [行 561—886]
- 87 退场戏 [行 907—1093]

文 本

- 105 普罗米修斯

讲 稿

本讲稿根据刘小枫先生在2008年7月中国文化论坛“第二届文化素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上的讲课录音整理而成，经作者修改审定。

普罗米修斯之罪

古希腊的神族是个大家庭，成员众多，但深远影响整个西方思想史的神，莫过于普罗米修斯。我第一次听说普罗米修斯，是在上高中二年级的时候（1973年），当时“批林批孔”运动已经相当深入——政治课老师有一次在课堂上说：古希腊有个了不起的神，名叫普罗米修斯，因反抗宙斯的专制统治，他被缚在寒冷的高加索山，浑身赤裸，忍受饥寒交迫，天上还飞来老鹰叼食他的肝脏……直到近代启蒙运动兴起，普罗米修斯才终于获得解放，伟大的英国诗人雪莱写了长诗讴歌“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年轻时非常崇拜普罗米修斯……政治课老师最后说，普罗米修斯虽然是个古希腊的神，今天我们仍然应该好好学习并继承和发扬他反抗专制、争取民主的……大无畏精神——他差点儿说的是“革命精神”。

这番话让我深受感染，虽然也心生疑问：神不都是专制的吗？为什么偏偏这个神反专制……刚冒出这个疑问，就听见老师给我们念了一段“经典作家”的语录：

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喜剧。在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里，希腊之神已经悲剧式地受到致命一击，在路吉阿诺斯的对话《普罗米修斯》中，希腊之神却还要喜剧式地重死一次。历史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这样人类才能够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①

我第一次听说“世界历史”这样的语词，感觉很新奇，但更多是好奇：为什么“世界历史”就是“希腊神”之死，为什么希腊神之死就构成了世界历史的“形式”？至于“希腊神”为什么得死两次，语录已经讲得很清楚：告别难免会依依不舍，人类与自己的过去告别要轻快而非沉重，就得让神死两次——但我的疑问是：希腊的神并非中国的神，希腊的神死了与我们中国人有何相干？

我大起胆子举手向老师提出这个问题。政治课老师笑眯眯地看着我、走近我，对我的提问非常满意的样子，然后对着全班同学说：从前，各个民族有自己的历史，但我们的“经典作

^① 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页5（译文略有订正）。

家”诞生以后，历史就是普遍的了——当然，首先得归功于伟大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但他的脑袋太大太大，以至于头足倒立，革命导师挽救了这个哲神式的人物，帮他把头足重新颠倒过来，“世界历史”才开始走路……

我当时以为自己是在听神话，十年之后——也就是上大学念到硕士二年级的时候，我才知道，的确有部非常著名的古希腊戏剧名叫《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而且很早就有了中译本：1922年，杨晦在北平人文书局出版的《被幽囚的普罗修士》想必对当时正在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作出过贡献——我的政治课老师的老师没准就是因此得知，反专制是古已有之的事情。抗战初期（1939年），罗念生先生完成了第一个具有古典语文学风范的译本，依据的希腊文底本交待得清清楚楚，还附有几则解读文献，对阅读非常有用——我还得知，“悲剧”、“喜剧”一类名称不对，应该叫做“肃剧”、“谐剧”……不过，罗先生的译本在抗战初期问世，当时民族危急，恐怕没谁关心希腊神之死以及反专制一类的事情——救亡压倒了启蒙据说就是我们现代中国的历史形式。

当时我没有找到罗先生四十多年前出版的译作，手里拿着的是缪灵珠先生刚刚出版的译本（埃斯库罗斯，《奥瑞斯忒亚》，上海译文出版社版1983）。缪先生的译本行文比较古雅，但也因此

比较难懂，又没有注解，反复阅读之后，十年前的困惑不仅没有减少，反倒增多了……普罗米修斯被缚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至少并非像当年政治课老师讲的那样简单，案情相当复杂。比如，我在剧中没有看到有哪个希腊的神死了；再有，普罗米修斯“被缚”——按今天的理解就是用手铐铐起来——的直接原因是他盗火给凡人，启蒙时期的“经典作家”的语录没有提到这一点，那么，普罗米修斯盗火给凡人会不会是语录所说的“世界历史”的内容？倘若如此，普罗米修斯盗火这一犯罪违法行为就是“世界历史”的开端，但这个开端怎么会与伊娥这个女人有关系？说到底，还是十年前的老问题：神不都是搞专制的吗？为什么偏偏普罗米修斯这个神是反专制的？我生发出这样的疑问：普罗米修斯被缚究竟是不是一桩真正的冤案？如果是，解放他就是历史的伟大功绩，如果不是呢……普罗米修斯有没有可能是个名副其实的罪犯？

失踪的肃剧诗人与普罗米修斯

长期以来，《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都被归在诗人埃斯库罗

斯（*Αίσχυλος*，公元前525—前456）名下——古希腊最早的知名肃剧诗人名叫忒斯匹斯，可惜他的作品没有流传下来，埃斯库罗斯有七部作品传世，自然成了具有文学典范意义的肃剧的始祖，在文学史、宗教史乃至政治思想史上都地位显赫。作为文学形式的肃剧的始祖，埃斯库罗斯当之无愧，他使用词语节奏感强，表现力丰富，18世纪的古典学者说他具有巴洛克式的风骨，传达超乎寻常的悲痛、不幸和厄运时，言辞恰如其分。当然，这位伟大的戏剧诗人并非无所依凭，他善于吸取当时已相当丰富的古风抒情诗、尤其荷马叙事诗中的精华——埃斯库罗斯称自己的剧作不过是荷马桌上的面包屑，但在保持古风的同时，这位诗人刻意追求言辞的庄严、凝练的新音色——据古典语文学家考订，埃斯库罗斯的剧作中有几百种表达是在其他现存古希腊文学作品中都很少见到或根本就没见过的。

埃斯库罗斯的剧作大气磅礴，高迈的思想激情与宏大的言辞形式兼得，据说《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就是一个例证。这部剧作是一出三连剧中的第二部，前后两部都已失传——可是到了近代，这部剧作是否真的出自埃斯库罗斯手笔，出现了争议：在18世纪，有古典学家大起胆子说，《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简直是部烂戏，结构粗糙，不过是些戏段子（episodic）

的拼凑，戏中主角普罗米修斯言辞放肆、粗鄙甚至野俗，根本不像出自大诗人手笔。^①到了19世纪，浪漫派的古典学兴起，《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身价才又颠倒过来，被称颂为伟大的杰作——不过，获得称颂的是这部剧作的主题，换言之，这部剧作在诗艺方面显得比较逊色，看来也很难否认。《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主题相当“宏伟”、“崇高”，但就戏剧而言却显得过于静态。在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甚至欧里庇得斯的剧作中，人物与戏剧情节结合得非常紧密：情节的展开来自剧中角色的性格，人物性格是情节的推动力——可是，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情节相当简单，以至于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发展。这意味着，《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在设计或刻画人物性格方面并不成功或力不从心。俄狄甫斯的性格对于他的讲辞和行动具有决定性作用，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普罗米修斯的性格对于他的讲辞和行动固然也具有决定性作用，但由于情节过于简单，性格的展示也就显得单薄。凭靠风格鉴定和语义鉴定，再细究戏剧要素、舞台场景，如今古典学界的权威学者韦斯

^① 参见 David Grene, “Prometheus bound”, 刊于 *Classical Philology* 学刊, Vol. 35, No. 1 (1940), 页 22—23。

特斩钉截铁地断言：这部剧作绝非出自埃斯库罗斯手笔。^①

同样重要的是，据说《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所呈现的神学，也不是埃斯库罗斯式的。可是，亚里士多德提到过埃斯库罗斯的题为《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剧作（《诗学》1456a2），这该如何解释？——解释并不困难：埃斯库罗斯的确写过以普罗米修斯为题材的诗剧，但流传迄今的这个剧作则非他的原作，而是后来演出时经某位诗人改写过的本子……更有可能的是，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早就失传，今存的这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乃是另一位肃剧诗人的作品——据考索，这位诗人与索福克勒斯大致同时，辈分不算晚，因为该剧的好些手法与现存索福克勒斯的作品相似（尤其与《埃阿斯》和《安提戈涅》的言辞风格相似），但究竟是谁，已经无从查考。不过，这位诗人的名字虽然消失了，他的品格却通过《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这部传世剧作留存下来——剧作表明，这位诗人相当有学识，不仅非常熟悉赫西俄德的诗作一类古老经书和当时的纪事作家（比如公元前5世纪中期雅典纪事作家

^① 参见韦斯特（M. L. West），《普罗米修斯三连剧》，刊于刘小枫/陈少明主编，《经典与解释 27：埃斯库罗斯的神义论》，北京：华夏出版社版 2008。

菲瑞塞德斯 [Pherecydes]) 的作品, 尤其重要的是, 他还显得是个自然学家, 对如今所谓的地理学、民志学造诣也很深——换言之, 这位诗人显得像个哲学家。

古希腊肃剧诗人写同一题材的情形并不乏见, 埃斯库罗斯写过《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不等于后来没人再敢写。古希腊肃剧的题材, 大多取自流传的神话故事, 从这一意义上讲, 肃剧诗人并不编造故事——然而, 诗人取材于习传神话, 不等于照本宣科, 而是重新编织故事, 因此, 在古希腊肃剧中, 我们经常见到相同题材的剧作, 但诗人的写法各显神通, 看谁能重新编述出点名堂——有的题材到了古罗马时期甚至近代还有戏剧诗人重新编织。因此, 究竟谁写的这部传世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其实并不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这部诗剧重新塑造了怎样的普罗米修斯形象? 写作《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这部剧作的诗人为什么要重新编述普罗米修斯的故事? 他要告诉人们什么?

可以推想: 这位无名诗人熟知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在新的时代处境中, 他有感而发, 拟作一部同名剧作, 结果后世流传的不是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而是诗艺上显得比较笨拙但以学识渊博见长的无名诗人的《被缚的普罗米